

The Blind ^{in the} Willows

柳林风声



[英] 肯尼斯·格雷厄姆 著

[英] 克里斯多夫·邓恩 绘 梅静 译

云南出版集团
云南美术出版社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

柳林风声

[英] 肯尼斯·格雷厄姆 著

[英] 克里斯多夫·邓恩 绘 梅静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林风声 / (英) 肯尼斯·格雷厄姆著; (英) 克里斯多夫·邓恩绘; 梅静译. — 昆明: 云南美术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489-0351-2

I. ①柳… II. ①肯… ②克… ③梅… III. ①童话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4979号

责任编辑: 梁 媛

书籍设计: 朱镜霖

责任校对: 马 清

柳林风声

[英] 肯尼斯·格雷厄姆 著 [英] 克里斯多夫·邓恩 绘 梅静 译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美术出版社(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)

制版印刷: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160千

印 张: 16.5

印 数: 1-9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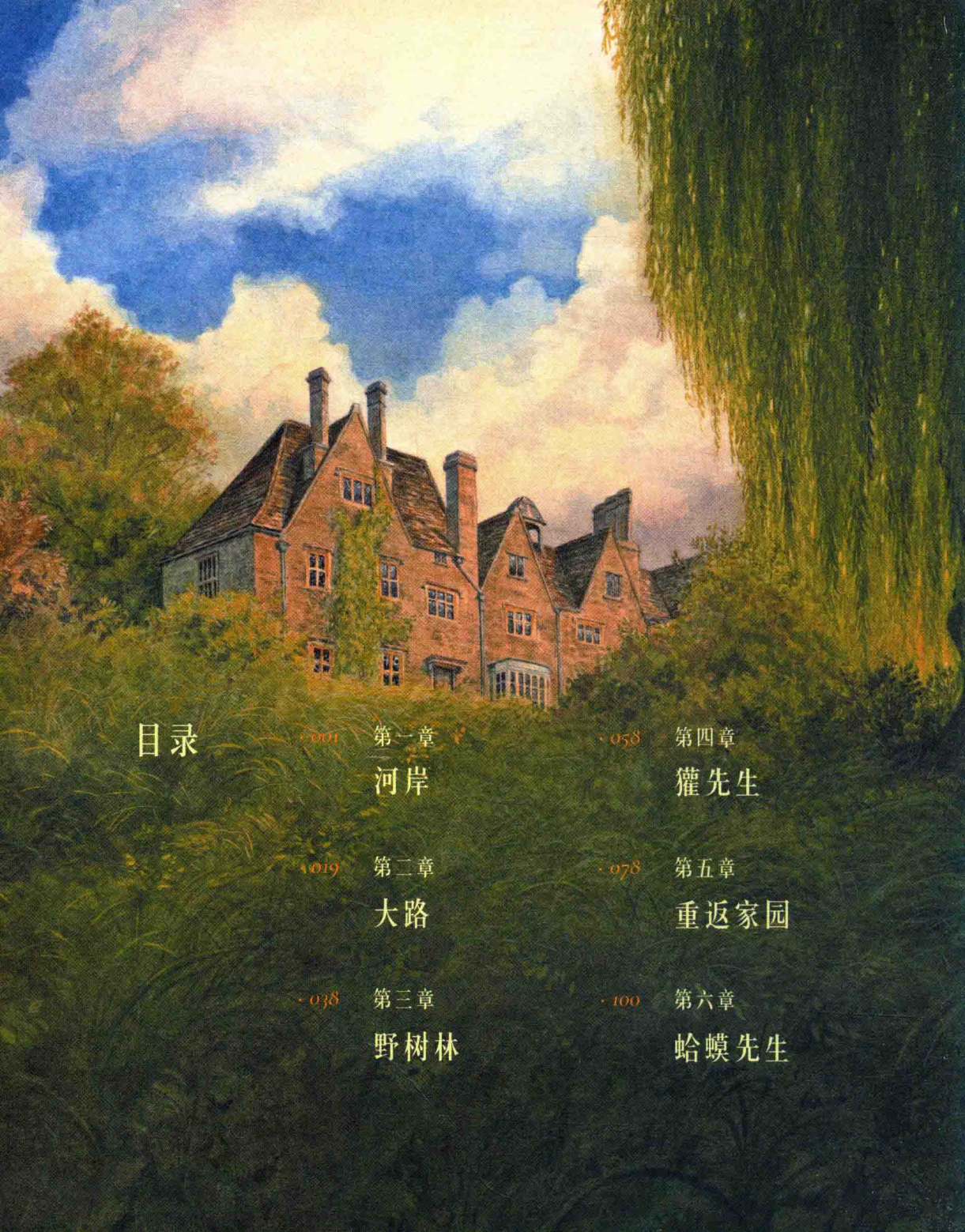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9-0351-2

定 价: 7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



目录

· 001 第一章
河岸

· 019 第二章
大路

· 038 第三章
野树林

· 058 第四章
獾先生

· 078 第五章
重返家园

· 100 第六章
蛤蟆先生

· 118

第七章

黎明之门前的吹笛人

· 177

第十章

再次历险

· 134

第八章

蛤蟆的冒险

· 203

第十一章

蛤蟆泪如雨下

· 154

第九章

旅行者们

· 227

第十二章

尤利西斯归来

· 249

译后记

第一章 河岸



整个上午，鼯鼠都忙得不亦乐乎，给他的小家做春季大扫除：先用扫帚，再使掸子，接着拿把刷子，提桶石灰水，又是爬梯子，又是上椅子，一直干到眼睛喉咙里都是灰尘，全身的黑毛溅满石灰水，手也酸，背也疼。春天带着那充满渴望的奇妙气息飘进空中，钻入地下，又弥散在四周，甚至还钻进了鼯鼠低矮阴暗的小屋。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往地上一扔，就嚷嚷开了：“真讨厌！”“该死！”“去他的春季大扫除！”然后，他甚至连外套都没顾得上穿，便冲出家门。地上有什么东西在急切地呼唤他，令他迫不及待地奔向陡峭的小地道。这条地道通向一条碎石车道，而车道则属于住得离太阳和空气更近的那些动物。鼯鼠刨啊、抓啊、掏啊、掘啊，接着又刨啊、抓啊、掏啊、掘啊，小爪子忙个不停，嘴里也不断啮

咕：“上去啦！就要上去啦！”终于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他的小鼻子探进了阳光里。接着，身子也骨碌碌滚进一片温软的草地中。

“真不错！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可比刷墙好多了！”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他的毛皮上，和煦的微风轻抚着他热烘烘的额头。在地下蛰居了那么久，鸟儿们欢快的歌声落入他迟钝的耳中，简直跟大喊大叫一样。有生活的欢愉、春天的喜悦，还不必大扫除，让他高兴得立刻蹦了起来，一路穿过草地，冲到那头的树篱旁。

“站住！”一只老兔子站在树篱缺口，大喝一声，“私家通道！要想过去，先交六便士！”鼹鼠可没这耐心，不屑地把他撞翻在地，沿着树篱就跑了过去，一路上还不忘打趣其他匆匆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兔子。他嘲弄地大喊：“把你们蘸上洋葱酱吃掉！把你们蘸上洋葱酱吃掉！”兔子们还没想出满意的回应，鼹鼠就已经跑得没影儿了。于是，那些兔子像往常一样，互相埋怨起来：“你这个蠢货！怎么不说他……”“哼，你怎么不说……”“你应该提醒提醒那家伙……”可是，一切都太迟啦！

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好得令人难以置信。鼹鼠在草地上东晃晃、西逛逛，一会儿沿着灌木树篱漫步，一会儿又穿过矮林。所到之处，鸟儿筑巢，花儿含苞待放，叶儿吐出嫩芽。到处都是一幅万物复苏、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身处这些忙碌的居民之中，鼹鼠真是唯一的懒汉。但他只觉得满心欢喜，压根没听见良心在他耳边轻唤：“快回去刷墙！”毕竟，休假最让人

开心的，或许并不是自己要如何放松，而是在此期间，看到别人都忙得不可开交。

漫无目的地闲逛，让鼯鼠觉得快乐极了。不知不觉间，眼前突然出现一条丰沛的大河。鼯鼠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河呢！这个滑溜溜的庞然大物蜿蜒曲折，“咯咯”笑着朝前奔去，“咕”的一声抓住了什么，下一刻又为新的玩伴哈哈一笑，撒手将刚才抓住的东西扔了开去。即便新的目标一时间挣脱它的钳制，下一刻也会再次落入它的掌心。整条河都在摇曳、颤动，闪闪发光，明明灭灭，打着旋儿地沙沙作响，叽叽咕咕地冒着泡泡。鼯鼠简直看呆了，一时间心驰神往，着了魔似的沿着河岸小跑起来，活像跟在大人身边、听惊险故事入了迷的小娃娃。终于，他跑累了，一屁股坐在河岸上。可大河依旧滔滔不绝，仿佛在讲述这世上最动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来自地心深处，并终将汇入永不知足的浩瀚海洋。

他坐在草地上，朝对岸张望，突然发现那有个黑乎乎的洞口，刚好就在水线上方。鼯鼠悠悠地想，对于一个要求不多，就爱这种河畔小屋的动物来说，那儿涨潮时淹不着，又远离尘嚣，真是处漂亮又舒适的居所。他正看得出神，忽然发现洞穴中央好像有个亮晶晶的小东西，像星星一样忽闪忽闪的。不过，那里不可能出现星星啊！要说那是萤火虫呢，它又太亮、太小了。瞧着瞧着，突然，鼯鼠发现它冲自己眨巴了一下，原来，那是只眼睛。接着，一张小脸仿佛框住图画画框，从四周渐渐显露出来。

那是一张棕色的小脸，还带着几根小胡子。

那也是一张神情严肃的圆脸，眼睛忽闪忽闪的，透出起初吸引住他的那种光。一对耳朵精巧匀称，一身毛皮浓密光滑。

原来是水鼠！

接着，两只小动物就那么站着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对方。

“你好啊，鼯鼠！”水鼠说。

“你好，水鼠！”鼯鼠说。

“你想过来吗？”水鼠紧接着问。

“哦，说得倒轻巧。”鼯鼠没好气地回答。他对大河与河畔生活之类的东西，毕竟陌生得很。

水鼠什么也没说，弯腰解开一根绳子，拉了几把，接着轻巧地跳入一条小船。刚才，鼯鼠倒是没瞧见那还有条小船。船身漆成外蓝内白，大小刚好够两只动物坐。尽管还不明白小船有什么用，鼯鼠的心却一下子飞了过去。

水鼠轻巧地把船划了过来。停稳后，他冲小心翼翼的鼯鼠伸出前爪。

“扶好！”他说，“好了，用力跳！”于是，鼯鼠惊喜地发现，自己真的坐进了小船船尾。这可是条真正的船呀！

“真是美妙的一天！”水鼠撑开船，再次拿起双桨时，鼯鼠说，“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船呢！”

“什么？”水鼠惊讶地张大了嘴，“从来没有？你从来——我的天，

我……那一直以来，你都在忙什么啊？”

“坐船真有那么好吗？”鼯鼠害羞地问。其实，当他倚在座位上，仔细打量起坐垫、船桨、桨架和船里所有的奇妙装置，感受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曳时，就已经对此深信不疑了。

“岂止是好？这简直是世上最美妙的事。”水鼠倾身划桨，一脸严肃地说，“小老弟，相信我，这世上绝对没有任何事，比得上乘着小船四处游荡，一半儿都比不上！什么都不干，就只四处游荡，”他梦呓般喃喃地说，“就坐着小船，四处游荡……”

“当心前头，水鼠！”鼯鼠突然大叫道。

太迟了。小船猛地撞上河岸。还在做梦的快乐桨手往后一仰，四脚朝天地跌在了船底。

“坐在船里，或跟着船四处游荡，”水鼠哈哈大笑着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满不在乎地继续说道，“在船里，还是在船外，都没关系。什么都不要紧，这就是坐船最叫人着迷的地方。不管你是出发，还是不出发；不管你是抵达目的地，还是去了别的地方，或哪儿都不去，你总是忙个不停，却又没忙什么特别的事。这件事刚做完，又有别的事要做。你想做就做，不做也没关系。瞧！今天早上你如果确实没什么别的事，我们就这样顺流而下，逛上一整天怎么样？”

鼯鼠快活得直晃脚趾，满足地长叹一声，挺起胸脯，幸福地往后一仰，

躺倒在软绵绵的垫子上。“多美好的一天哪！”他说，“我们赶紧出发吧！”

“再等一分钟！”说完，水鼠把缆绳系在码头的缆桩上，接着便爬进上方的洞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顶着个胖胖的藤条午餐篮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。

“把它推到你脚下。”他递下篮子，对鼯鼠说。然后，他解开缆绳，重新拿起双桨。

“这里头有什么？”鼯鼠好奇地扭动着身子。

“有冷鸡肉、”水鼠连珠炮似的报了起来，“冷舌头、冷火腿、冷牛肉、腌小黄瓜、色拉、法式小面包、水芹三明治、罐头肉、姜汁啤酒、柠檬苏打水……”

“噢，够了，够了，”鼯鼠欣喜若狂地喊，“太多了！”

“你真觉得太多了？”水鼠认真地问，“每次短途旅行，我都会带这么多啊。其他动物总说我吝啬，带的东西刚刚够吃。”

鼯鼠压根就没听进去水鼠的话。他已经被刚刚接触到的新生活迷住，沉醉在波光、涟漪、芳香、水声和阳光里。他把一只爪子伸进水里，悠悠地做着白日梦。体贴善良的水鼠只管稳稳地划船，没有去打扰他。

“老弟，我真喜欢你这身衣服。”大约半小时后，水鼠才开口道，“等我有了钱，也要去买套黑丝绒吸烟装。”

“什么？”鼯鼠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，“你一定觉得我太没礼貌。但对



我来说，这一切简直太新奇了。原来，一条河——就是这样的呀！”

“是这条河！”水鼠纠正道。

“你真的住在河边？这种生活多快活啊！”

“我不仅住在河边，还跟它生活在一起。漂在河上，游在水里。”水鼠说，“对我来说，它是兄弟姐妹，是姑姑姨妈，也是朋友。它给我吃喝，还供我洗浴。它就是我的全世界，其他什么我都不要。河里没有的，也不值得去找；河不知道的，也不值得去了解。主啊！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多美妙！无论春夏，还是秋冬，它都那般有趣，令人激动不已。二月涨水时，地窖和地下室会灌满对我来说毫无用处的水，褐色的水会从卧室最好的那扇窗边流过。但等水退了，露出一块块泥地，便会散发出李子蛋糕般的香味。同时，河道也会被灯芯草之类的水草塞满。这时，我就可以在大部分河床上溜达，不仅不会弄湿鞋，还能找点新鲜吃食，捡些粗心之人掉下船的东西。”

“但这种生活有时候不会无聊吗？”鼯鼠壮起胆子问，“只有你和这条河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

“没有别人？咳，我也不能太难为你，”水鼠宽宏大量地说，“初来乍到，你当然不清楚。如今，河岸可拥挤了，好多动物都搬走啦。哦，不，这里早就跟以前大不一样。水獭、翠鸟、鸊鷉、泽鸡成天游手好闲，总想让你帮他们做点什么，好像别人没自己事要忙似的！”

“那边住着谁？”鼯鼠挥挥爪子，指着河边草地后那片黑乎乎的树林。

“那边？噢，那是野树林。”水鼠简短地说，“我们是河岸居民，很少去那边。”

“那边——那边的居民不好吗？”鼯鼠有些不安地问。

水鼠答道：“这个嘛……我想想。松鼠还不错。至于兔子……有些还不错，但他们有好有坏。当然，还有獾。他就住在树林中央，即便你付钱给他，他也不愿意搬到别处去。亲爱的獾哪！谁也不会去打扰他。”最后，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，“这样最好！”

“为什么？谁会去打扰他？”鼯鼠问。

“呃，当然，毕竟还有其他动物住在那。”水鼠有些吞吞吐吐地解释道，“黄鼠狼呀，白鼬啊，狐狸啦什么的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都差不多吧。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。碰上了便聊几句，就这样。但不可否认，他们有时候的确会胡来。所以，事实就是，你没法真的相信他们。”

鼯鼠非常清楚，老是盯着可能发生的麻烦，哪怕暗示一下，也不符合动物界的礼仪规范。所以，他连忙换了个话题。

“野树林那头是什么呢？”他问，“就是那片蓝蓝的、朦朦胧胧的地方。看起来像山，又好像不是山。是镇上的炊烟吗？或者只是一片悠悠浮云？”

“野树林那头是大世界，”水鼠说，“那儿跟你我无关。我从没去过那，也永远不会去。你要是还有理智，最好也别去。拜托，别再提那地方了。



好啦，我们终于到回水河汉¹啦，就在这吃午饭吧！”

此刻，他们已经离开主河道，驶入一片新的水域。乍看之下，这里宛如一处被陆地环绕的小湖。碧绿的草坡一路延伸到水边，弯弯曲曲的褐色树根在平静的水面下闪着微光。前方，一道水沫翻滚的银色拦河坝和一座永不停歇的水车并肩而立。车轮滴着水，转个不停，带动上方一座有灰色山形墙的磨坊，发出单调沉闷的声响。不过，磨坊里却不时传出轻轻的说话声，清晰而欢快。这情景真是太美了，鼯鼠禁不住举起前爪，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噢，天哪！哎呀！哎呀呀！”

水鼠把船划到岸边停稳，将仍然笨手笨脚的鼯鼠安全地扶上岸，然后才一把扔出午餐篮。鼯鼠央求由他来打开篮子，准备食物。水鼠很乐意如他所愿，立刻舒展四肢，躺在草地上休息。鼯鼠兴奋地抖开桌布铺好，一样一样地取出篮子里的神秘小包，依次摆好。每打开一样，他都忍不住惊叹一声：“哦，天哪！哎呀，哎呀呀！”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水鼠说：“小老弟，敞开肚皮吃吧！”鼯鼠欣然从命。因为一大早就遵照习俗开始春季大扫除，所以他一直没顾上吃喝。之后又经历了那么多事，感觉跟过了好多天似的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水鼠问。此刻，他们都没那么饿了，鼯鼠的眼睛才得

1 回水河汉：河流中流速突然缓慢的地段。

以稍稍离开桌布，瞧一瞧别处。

“我在看那串漂在水面的泡泡，”鼯鼠说，“感觉真有意思。”

“泡泡？啊哈！”水鼠高兴地啧啧了两声，模样很是逗人爱。

岸边，一团亮晶晶的东西突然露出水面，原来是水獭宽宽的鼻子和嘴巴。接着，他的身子也钻了出来。水獭抖掉外套上的水珠。

“贪吃的乞丐！”看见食物，他走了过来，“水鼠，怎么都不邀请我呀？”

“这是临时决定的。”水鼠解释道，“顺便介绍一下，我的朋友——鼯鼠先生！”

“幸会，幸会！”水獭说。两只动物立刻成了好朋友。

“到处都吵吵嚷嚷的。”水獭接着说，“今天，全世界的人似乎都跑到河上来了。我到回水河汊来，本想图个清静，结果却撞上你俩！啊，对不起，你们知道的，我没别的意思！”

他们身后是片树篱。去年的落叶依然厚厚地积在里面。一阵窸窣声后，露出一个长着斑纹的脑袋，接着是一副高高的肩膀。那脑袋不住地朝这边张望。

“过来啊，老獾！”水鼠喊道。

獾刚向前跑了一两步，就抱怨开了：“哟！又是成群结队的。”然后，他便转身跑掉了。

“这家伙就这样！”水鼠失望地说，“讨厌跟别人来往！今天别想再见